



树上的王国

张新科 著

作家出版社

树上的王国

张新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上的王国 / 张新科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63-8432-2

I. ①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1729号

树上的王国

作 者: 张新科

责任编辑: 李亚梓

封面设计: 张军辉

封面题名: 向守志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7千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32-2

定 价: 3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 001

序 幕 / 002

第一场 / 007

“人生活得太安逸了，总忍不住要搞出点儿新花样” 《耗子、小鸟和香肠》

“忽听得帐中一声将令，天波府里来了杨排风” 《杨门女将》

第二场 / 027

“白雪公主漂亮善良。小鹿、兔子、松鼠都喜欢她” 《白雪公主》

“高山上拜名师传授武艺，早练武夜攻读昼夜不闲” 《双锁山》

第三场 / 053

“山和谷不会相遇，人跟人却会碰在一起” 《两个漫游者》

“众武将跨战马各执兵刃，个个到校场比武夺帅印” 《穆桂英挂帅》

第四场 / 076

“谁套上了笼头，就得老老实实拉车” 《亨塞尔与格莱特》

“周文选不愧是学识广，一杆笔胜过百杆枪” 《卖苗郎》

第五场 / 103

“春天来了，命运安排他俩越走越近” 《池中水妖》

“我听罢言来气破胆，果然是小奴才闯下祸端” 《投衙》

第六场 / 127

“他俩为了倾诉知心话，就一同散步在森林里” 《约林德和约林格》

“今夜晚到此间真如梦境，又是惊又是喜五内不宁” 《桃花扇》

第七场 / 157

“就是树叶全变成舌头，也难以诉说我的爱恋” 《忠实的约翰》

“闲来共舞鸳鸯剑，上阵齐立伉俪功” 《樊梨花》

第八场 / 183

“在希望还有用处的时代，王子被一位巫婆施了法” 《铁炉》

“闻此事不由人气炸肝胆，平地里起风波蒙受屈冤” 《莲花庵》

第九场 / 202

“无处可托相思，无处可托牵挂” 《池中水妖》

“横行的是肮脏猪狗辈，残暴总是把善良欺凌” 《程婴救孤》

第十场 / 233

“公主美丽且自命不凡，没有一个求婚者中她的意” 《画眉嘴国王》

“秋江河下水悠悠，飘萍落叶有谁收” 《陈妙常》

尾 声 / 258

引子

“这故事听起来像虚构，孩子，可它呀却是真的”

格林童话《兔子和刺猬》

“这书内现有几辈贤古，众兄弟席地坐听兄来读”

豫剧《白莲花》

序幕

“什么巢穴窝什么鸟，什么磨盘出什么料。”当我穿开裆裤被大人戏谑地称作光肚孩儿时，姥姥经常用这句话忽悠着教育我。

我问：“说啥哩？”

“噫！这都不懂，俺闺女咋生了个笨蛋！”姥姥面露不屑。

母亲替她娘打圆场，向我做进一步解释：“意思很简单，就是什么季节挂什么朵，什么树上摘什么果。”

我愈加迷茫，又问了一句同样的话：“说啥哩？”

“看来恁还真是个笨蛋！”母亲一脸无奈。

我老家上蔡那块地方不知咋地，大人在光肚孩儿面前说话，总是喜欢用比喻作为引子，次次都把一个个生瓜蛋子耍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时候，我们问过大人为什么要这样拐弯抹角说话，大人人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自于一位城南姓李的老先生。

李姓老先生说，蔡地这个习俗发端于他的老祖先，也就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解释前，他先摇头晃脑背诵一遍李斯的《谏逐客书》：“……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先生酣畅淋漓地背完全文，方才娓娓道出本意：先哲李斯明理言志，都是借物喻人，既深入浅出，又

高屋建瓴，不但说服秦始皇打消了驱逐异国人的狭隘思想，还创小篆、建法律、修驰道、统货币，辅助始皇最终成就了一代霸业！

他还说，李斯说话之技巧本来只传李姓族人，可惜李姓的女娃们真成了“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到了婆家就忘了祖训，传给了她们外姓的儿子孙子。所以上蔡的张王赵孙遍地刘都掌握了这门艺术，两千年来老李家可是亏大了。

小时候，我对李老先生的解释深信无疑，但我对姥姥和母亲所说的那两句比喻的彻底领悟，已经是几年后不再穿开裆裤的年龄了。这还得感谢到我们槐树湾集放露天电影的老侯，每次放映之前，满脸通红、嘴鼻喷着酒气的他都要举个洋铁皮卷成的破喇叭筒吆喝半天。那次老侯放的是仲星火和张瑞芳主演的新影片《李双双》。

“什么鸟儿筑什么窝，什么媳妇养什么货！”

老侯也来这一套。

“啥尿话？”听不懂老侯嘴里比喻的生瓜蛋子们一起喊。老侯讲不下去了。平常在家，大人可以说脏话，却不让我们说，坐在放电影的晒谷场上，乌压压一片全是人头，黑乎乎的谁也看不清谁，我们从大人那里学来的脏话派上了用场。

老侯不得不解释。他不解释，我们还会一起吼叫“啥尿话？”在往日的放映场上，我们和老侯较量过很多次，彼此熟悉对方的做派。

“这句话的意思嘛，就是不同的年代会发生不同的事，不同的年代时兴不同的风气，比如俺马上要放的电影，过去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现在是人民公社新时代，汉子喜旺做蠢事，媳妇李双双照样检举揭发……”

上了年纪以后，我和年轻人喷空聊天，不知不觉也要来一句比喻做开篇引子。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开始于上个世纪的1963年，按姥

姥、母亲以及放电影老侯说话的套路讲，那可是“什么时辰刮什么风，什么响器发什么声”！

这一年，集上四街密布的广播喇叭整天震耳欲聋地吆喝着北京城传来的一句响亮口号，叫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用当时流行的话讲叫“地富反坏右”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可是不到半年，槐树湾的贫下中农也变得忧心忡忡，因为喇叭里突然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老大哥”苏联变修了，过去的“同志加兄弟”变成了横鼻子竖眼的“北极熊”。我们生活的平原上见不到虎狼熊豹，但那时人人都害怕“北极熊”。“北极熊”吃人时先掏心，接着吸血，最后才从骨头上撕下一块一块的肉吃，这句话不是广播里说的，是集上人暗地里传的。

也在这一年，我老家上蔡县发生的两件事让有点儿年纪的人至今记忆犹新，一是黑河和杨岗河决口，七十多万亩农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汪洋。那时的农村不像现在“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粮食没了，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男女老少撅着屁股跪在地上悲天怨地。二是县里隆重、热烈、胜利地召开了一千三百多人的三级干部大会，明确了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严峻形势。会议结束时，来接乡村干部回家的几百辆毛驴车挤满了四条街，男男女女比肩接踵，头头牲畜撒欢炮蹶，小小县城一时乾坤大乱。有幸亲眼目睹那场景的老人们后来回忆说，老天爷，那场面，真叫个热闹！那天十里八村背着箩筐来县城拾粪的，比街上滚落的驴屎蛋子还多。

对我们小小的槐树湾集来说，别指望这一年也像国家和县里一样发生轰轰烈烈、载入史册的大事。如果有的话，槐树湾就不是现在的槐树湾，肯定会像豫东的兰考县、豫西的回郭镇、豫南的嵯峨山、豫北的七里营一样闻名中原，也就用不着我这样煞费苦心地介绍了。但如果认为槐树湾一点儿事儿也没有发生，用上蔡当地一句歇后语“四两棉花——免谈”来堵我的嘴，那就有点儿小瞧我们槐

树湾了。我们槐树湾这一年不大不小也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闻名全县的“老戏子”张福景下放来到了这里，二是槐树湾成立了个业余豫剧团。

国家与县里发生的事情，我既没资格也没水准加以评说，那都是白纸黑字历史书和侃侃而谈大人物的事。还是喷喷我们槐树湾的两件事情吧。槐树湾人做事讲究先割大麦再割小麦，所以，两件事我得一件一件编。

先编第一件事。

这年九月，张福景挑着锅碗瓢勺和一床破棉被，下放来到槐树湾。“老戏子”的到来比我出生的时间整整晚了三年。三年前，我那年轻有为、大名鼎鼎的母亲正在公社当妇联主任，有了两个闺女之后又生了我这个带把的小子，家里的门槛差一点儿被手里掂着半斤红糖或者斤把鸡蛋的三亲六故踏破，整个槐树湾集上也是家传户晓，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是当时槐树湾集的“头条”。但事情怕比，这与后来张福景的到来相比，轰动效应在槐树湾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几十年后很多老人都说，坏分子张福景一来啊，槐树湾集闹了，乱了，从此再没有了安稳的日子。

当年母亲做妇联主任的地方叫东埠，是上蔡最大的公社，下面管着洪河沿岸的二十来个大队，公社大院坐落在槐树湾大队的槐树湾集上。大队除了槐树湾集，还辖有三家营、柳条寨、前杨坡三个自然村和一个林场。那时因父母工作原因，我们一家分居两地。我和姥姥跟着母亲住在槐树湾集，两个姐姐和奶奶跟着在县完中当校长的父亲住在县城。等后来离开槐树湾，到了母亲和姥姥特别爱怀旧絮叨的时候，不管我问不问，两人一有空就会打开话匣子讲1966年之前的事，因为那之前的事我不记得，她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张福景本来是县豫剧团演员，解放前在“南街班”跟大名鼎鼎

的“挤塌庙”王琳、“小垫窝”刘法印学过戏，唱河南梆子沙河调，主攻文武小生。上蔡“南街班”过去那叫一个字：火！谁不信谁就听听当地人说什么：“能看南街班的光脊梁，不看其他戏的花衣裳。”张福景舞台上身手利落干净，按我母亲的话讲叫：“身如蛇形眼似电，拳如流星腿似钻。”

人都有倒霉的时候，四十岁的张福景也不例外。1960年初，县剧团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常给国民党上蔡县党部书记李云唱戏，李云点什么他就唱什么。还说，要不是李云逃跑到台湾去当什么台北狗屁副市长，说不定张福景还会下跪给他来段儿“人活百岁称瑞祥，我与太君整寿堂”呢！就这样，张福景被打成了右派，先是随团改造三年，最终还是被清除出团，下放到了我们槐树湾林场。

接着编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虽与第一件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要比第一件事复杂得多。所谓复杂，主要是人物多、场景多、时间节点也多。要把第二件事讲清楚，还真得平心静气把前后都捋捋顺畅。过去上蔡戏班唱梆子戏，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豫剧，一台戏一般十来场，故事实在曲折离奇还要加个尾声。想来想去，既然我要编的第二件事是有关剧团的，也就是过去叫戏班子的，我就像俺们那里唱梆子戏一样，分场次一场接一场细说端详吧。

第一场

“人生活得太安逸了，总忍不住要搞出点儿新花样”

《耗子、小鸟和香肠》

“忽听得帐中一声将令，天波府里来了杨排风”

《杨门女将》

1963年秋，为激发公社社员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按照县里统一部署，东埠公社十几个大队的文艺宣传活动奇招迭出，开展得有鼻子有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周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小麦生产应做到“闯八关、一横扫、三保五防六及时”等时政内容，都通过快板书、大鼓书、三弦坠子秧歌舞等形式宣传到了田间地头。槐树湾大队比起其他大队落后了。

一天傍晚，公社郭书记吃过晚饭，背着手，脚上拖个“呱嗒板”走进了位于集东头的槐树湾大队部：“俺说刘都堂，恁个槐树湾大队白在大集上了，守住个金銮殿咋没见飞出过金凤凰哩？去别的大队都能听见个鼓响锣鸣，男女老少跟着蹦啊跳呀，哼啊哈哩，在恁这，农闲的时候满集人只有日头下逮虱子、月光下喂蚊子两个爱好了。”

槐树湾当家的刘都堂受了刺激，连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第一句话就是：“咱槐树湾现在在东埠公社里，那是屎壳郎掉到粪缸里——又黑又臭！”一句话就把大队干部们扔进了冰窟窿。会议结

束时，刘都堂掐灭了自卷的“土炮”，又朝地上吐了一口浓痰，发誓若不在东埠二十来个大队中出出彩，冒冒尖，既对不住热闹非凡的百年大集，也对不起“都堂”这个名号。

这里得插段话。刘都堂的真名叫刘大毛，他娘的娘家叫苗沟。明朝时苗沟一个穷孩子叫刘国光，家贫如洗但痴迷学堂，经过十几年划粥断齑、悬梁锥股般地读书识字，最后官至陕西都堂。刘大毛娘嫁到槐树湾后，带来了这个故事，故事结尾还配有一首小诗：“刘都堂，甬谷糠，拉着箠子念文章！棍作笔，月当灯，大字写到隔天明……”刘大毛是个孝子，效仿他娘到处讲述姥姥村刘国光的故事并不厌其烦地吟唱所配小诗。在槐树湾，光肚孩儿学会的第一首诗不是“锄禾日当午”，不是“床前明月光”，也不是“白日依山尽”，而是“刘都堂，甬谷糠，拉着箠子念文章！棍作笔，月当灯，大字写到隔天明……”时间一久，有好事者给刘大毛起了个外号叫“刘都堂”。刚开始喊时，他还骂上几句，后来喊着喊着就默认了，再到后来当了大队书记，倒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大气！如果有人冷不丁地叫一句“大毛书记”，他反而会翻人个白眼。

刘都堂不是那种放屁光听响不出味的人，第二天一大早，一道“圣旨”召来了槐树湾所有生产队的小队长，来大队部讨论成立文艺宣传队的事。满屋子都是抡锄头扶犁把的货，讨论了半天，抽了四张报纸卷的“土炮”，喝了满满两大锅红糖茶，日到半晌午时还是没有理出个头绪来。正当刘都堂瞪着牛犊子眼准备发飙时，恰逢我母亲去找他们商量成立妇女扫盲夜校的事，见在场的个个愁眉苦脸，便笑了起来：“说恁这些人笨吧，还老聾嘴。这不，有现成的摇钱树还捧着个豁边碗到处去要饭？”

“俺的姑奶奶，有啥好主意恁就说吧，别糟讥俺们了！”刘都堂一脸苦相。

“咱们林场里不是新来了个会唱戏的右派吗？找个人替他去挑

肥担粪剪杨树枝插柳树条，让他帮恁组织个业余剧团不就成了？恁这群笨蛋统一好口径，对外就称让他带任务监督改造。”

刘都堂一耷摸，立马舒展开他的苦瓜脸，喜笑颜开。

“俺的大主任，还是恁中。”

“去找张福景！”刘都堂随后下令。

张福景正在林场里挑水浇苗。

林场位于我们槐树湾集北边，毗邻浩浩荡荡的洪河，呼啦啦几里地长，又呼啦啦几里地宽。在我走出槐树湾之前，我一直认为天底下再没有比这片林场更大的自然生态，从林子的一头钻进去到从另一头出来，没有三泡尿的时间是不行的。我之所以如此清楚，因为我们没上学前经常在里面玩“藏老么”，也就是城里人讲的“捉迷藏”，玩着玩着我们就犯了迷糊，不但找不到对方，连自己也不知道身处何方。在林子里，不但我们辨不清南北，大人有时也找不着东西。据说张福景刚来林场的头一天半夜提着裤子到林子里拉屎，回来时把路走反了，第二天黎明才一身雾水摸回来，公社还以为他“畏罪潜逃”了呢。林子里参差不齐长着大大小小的杨树，等高到与生产队的麦秸垛一样，就会移到公路两边。那时东埠公社的行道树清一色都是杨树，我们当地人叫“钻天杨”。“钻天杨”长得快，长得高，长得直，也长得密，走在枝繁叶茂的公路中间，听着路两边哗啦啦风吹绿叶的悦耳响声，宛如炎热的夏天喝了碗冰凉的井水，心里要多舒坦就多舒坦。因此，槐树湾集上的广播里经常讲：“挺拔的白杨替我们站岗，摇曳的树叶为我们歌唱，昂首挺胸，我们行进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

“坏分子，走，跟俺到大队部！”刘都堂派来的一个基干民兵找到了卷着裤腿、满头大汗的张福景。

张福景卸下肩上挑水的担子，愣在了原地：“俺来到林场后，

一心一意接受改造，没有说坏话也没有做坏事，更没有在大人小孩面前哼半句给李云唱过的梆子戏，去大队部干什么？”

“噫！恁这个坏分子说话倒像老绵羊挤屎蛋子，一串一串的！”基于民兵话毕，不由分说，拽起张福景的领口就走。

知道去大队部没有好事，张福景死不动：“场长让俺今几个浇三百棵杨树苗，到现在才浇了一百棵，浇不完就没工分，没工分就没窝窝头啃！”

基于民兵火了，松开张福景的领口，抓起他的一条胳膊哧溜一下别在了背后，嘴里大声嚷嚷道：“恁个坏分子，整天就知道吃吃吃，现在去大队部，有比吃更重要的事！”

基于民兵押着张福景来到了大队部，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

大队部所有的人都齐刷刷看着站在屋中间狼狈的张福景。

“张福景，挑水活累不累？”刘都堂嘴里挂着“土炮”，歪着头，斜着眼问。

刘都堂抽“土炮”是一项绝活，我们槐树湾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土炮”比街上买的洋烟卷诸如“黄金叶”、“淮河”和“大丰收”之类重两三倍，男人们吸烟时用手送进嘴里，抽进浓浓的一口之后，再用手从唇边拿下，以便好张口向外吐出烟雾，吸烟的唯一好处或者说快感，就是享受这一吸一吐的过程和烟雾袅袅的效果。刘都堂认为抽“土炮”是件神仙事，烟来来回回被送进嘴里又被取下，那就手忙脚乱，不成体统了。刘都堂抽“土炮”自有一套，先是用右手的小拇指从两个嘴角边将半干半湿、半稠半稀、半白半灰的唾沫刮下，然后均匀地抹在“土炮”较细的一端，抹的过程也十分讲究，像木匠刷油漆似的得先后抹上三遍。抹过第三遍片刻，刘都堂撅起紫色的下嘴唇，轻轻地把五寸长的“土炮”贴在了上面，奇迹出现了，粘在嘴唇上耷拉着的“土

炮”竟然不会掉下来。这才是第一步。只看刘都堂慢慢悠悠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放在左手里，右手两个指头夹着一根火柴伸出老远，在空中飘飘然、呼呼然、先慢后快舞了个半圆形弧线后回到左手边，哧啦一下划着了火柴。一般男人点烟，划着火后就心急火燎地触到烟屁股上，刘都堂不然，高举着火柴，静等烧掉三分之二，然后才不慌不忙地点烟。这是第二步。烟点燃之后，刘都堂进入第三步，也就是吸烟的正常程序。抽烟时，他翘起下嘴唇，喷雾时，他耷拉下下嘴唇，就这么一翘一耷拉，飘逸又潇洒。刘都堂在大队全体社员大会上也是这么抽烟，讲上十句八句，翘起下嘴唇吸一口烟，然后再讲上十句八句，又吸一口烟，整个会议过程中，一支“土炮”忽明忽暗，夹在嘴唇上不掉不落。会议结束，烟也燃尽了，这时，只见刘都堂紧闭双唇，大嘴鼓得像噙了个驴屎蛋子，噗嗤一口将烟屁股吐出丈把远，随即大吼一嗓：“散会！”

不知是否受刘都堂的熏陶还是咋地，我们槐树湾集上的男人几乎没有不抽烟的，脸皮厚的女人们在家教育穿开裆裤的男娃娃，最常用的一句话是：“孩，等恁长大了，裤裆里有东西翘，嘴里最好也翘个东西，像恁都堂叔那样！”

听到嘴唇上粘着“土炮”的刘都堂问话，张福景急忙回答：“旧社会挑水累，新社会挑水不累！”

满屋子人都笑了。刘都堂没有笑，而是板着脸说：“耍话！挑水这个活儿啥时候都累！”

屋子里再次大笑。张福景也忍不住笑了。

“想不想干比挑水轻的活？”刘都堂说话时，耷拉在下嘴唇上的“土炮”抖动不停。

“只要是革命活，再苦再累都不怕！”张福景回答。

刘都堂掀起“土炮”，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大声说道：“好，明几个恁就不去挑水啦，搭个戏班子教人唱戏！”

一听是搭戏班子唱戏，因唱戏吃尽苦头的张福景浑身颤抖，头摇得像拨浪鼓，用带有哭腔的声调哀求道：“都堂书记，恁行行好吧，让俺干啥活都中，挑屎挑尿俺不嫌，担泥挖井俺也不弃，千万别让俺唱戏教戏啊！”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个个望着刘都堂。

刘都堂默默不语，连吸了两口烟，当第二口烟雾一缕一缕散尽之后，突然冒出了一句话：“这屋子里谁说了算？”

十几位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异口同声喊：“都堂书记！”

张福景满额尽是虚汗。

刘都堂忽然从板凳上站起，背着手走到了张福景面前，依然冷着脸：“过去恁给李云那个王八蛋唱戏是反革命，而现在，给贫下中农唱戏教戏，不但不是反革命，还是恁带任务改造的大好机会，恁刚才说，革命活再苦再累都不怕，水泼到地上收不回来，话说出口难道就能收回来？”

张福景低下了头。

“好！就这么定了，明几个就开始给俺搭班子唱戏！”刘都堂说完，鼓起腮帮子，噗嗤一口吐出了烟屁股，烟屁股飞过围在大队部门口一群娃娃的头顶，落到了两米远的空地上。

戏班子少不了响器乐队，乐队还得分文场和武场。刘都堂给张福景交代的第一个任务是成立一个文武乐队。

豫剧乐队文场古有大弦、二弦和三弦，号称“老三手”，这几个人一般还要兼吹唢呐。解放后，我们那里对文场进行了革新，少者加了二胡、横笛、方笙，多者还添了琵琶、坠胡等。对一个大队的业余剧团而言，“老三手”足矣。

张福景第一步是选文场。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我老家上蔡的响器班特别多，也特